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

湖北境内抗日时期
（1938——1945年）主要战役

目　录

一、武汉会战

武汉卫戍总司令（后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　诚：
武汉外围战概述
……湖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根据《新华日报》报导摘编（ 1 ）
回忆保卫武汉之战……陆　诒（ 13 ）

二、随枣会战

随枣会战亲历记……凌压西（ 19 ）
随枣会战的回忆……尚奇翔（ 25 ）
参加随枣会战的经过……梁　津（ 31 ）
在随枣会战中的亲身战斗……陈仕俊（ 40 ）
回忆在襄河东岸的截击战……陈芳芝（ 44 ）
策应随枣会战的一次战斗……滕唯平（ 48 ）
在襄河沙洋东岸地区作战片断……许绍宗（ 51 ）
忆随县烽火山的一次截击战……罗泽桓（ 53 ）
在襄河东岸的两次作战……王赞襄（ 56 ）

三、枣宜会战

记枣宜会战……宋瑞珂（ 58 ）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襄河冬季攻势的战斗……方　靖（ 80 ）
襄河冬季攻势中的两次歼敌战……樂升堂（ 83 ）
在襄河冬季攻势中一段难忘的经历……刘华先（ 92 ）
枣宜会战中的八十四军……莫树杰（ 94 ）
八十四军参加枣宜会战经过……凌压西（ 103 ）
枣宜会战纪略……尚奇翔（ 115 ）
在枣宜会战的敌后战斗十二天……凌云上（ 129 ）
忆渡河追击襄东日军的战斗……徐廷瑞（ 135 ）
襄阳失而复得真相……张宣武（ 138 ）
阻击日军进攻宜昌的一次伏击战……解云祥（ 147 ）
宜昌失陷经过概况……方　靖　杨伯涛（ 149 ）

四、进攻宜沙与鄂西会战

进攻宜昌策应长沙会战……宋瑞珂（ 169 ）
第二军反攻宜昌的战斗……王惜时　安锡钊（ 171 ）
策应湘北的反攻宜昌之战……解云祥（ 174 ）
策应宜昌作战的襄西攻势……苏文钦（ 180 ）
对宜昌守敌的一次夏季攻势……柯　竹（ 183 ）
第六战区挺进军进攻沙市之战……凌兆垚（ 187 ）
记挺进军第一纵队进攻沙市的战斗……陈其谁（ 192 ）
从反攻宜昌到鄂西会战亲历记……饶启尧（ 199 ）
鄂西会战……宋瑞珂（ 204 ）
鄂西会战见闻……陆　诒（ 210 ）
石牌要塞保卫战……邱行湘（ 215 ）
石牌天险敌胆寒……高德埠（ 228 ）
七十九军驰援鄂西会战的战斗概况……徐光宇（ 231 ）
防守三游洞小记……张京师（ 235 ）
继鄂西会战后的常德会战……宋瑞珂（ 237 ）

五、湖北境内的其他战役

一支游动部队在鄂南山区抗战两年的回忆……张子良（242）
忆对鄂南通城的冬季攻势……牟龙光（247）
大洪山的两次战斗和“滨湖战役”……李　秘（250）
宜昌失陷后的几次重要战役……宋瑞珂（254）
对侵踞荆门之敌的一次秋季攻势……庞国华（260）
保卫南漳县城的战斗……刘增祺（263）
历时十三天的老河口攻守战……陈仕俊　傅英道（266）

悼念抗日民族英雄张自忠将军殉国四十五周年

张自忠将军殉国前后……刘家鸾（272）
张自忠将军杀敌报国纪实……李宪模（277）
民族英雄张自忠将军殉国记略……张文海（288）
回忆张自忠总司令壮烈殉国的战斗……董升堂（292）
张自忠总司令抗日殉国的英雄事迹……陈芳芝（296）
抗日民族英雄张自忠将军永垂不朽……王振中（300）

小资料　烈士英名留传万代……本刊编辑室综合整理（314）

一、武汉会战

武汉外围战况概述

国民党武汉卫戍总司令　陈　诚

编者按：

日本侵略军于进占我华北地区后，即以主力南移，继而陷我上海、南京；随又溯江西上，直趋武汉。此时，国民党领导中心已自南京移驻武汉，特派陈诚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后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执掌武汉会战的全盘指挥权力；并以其名义，每周发布两次战况信息。

关于武汉会战文史资料，经湖北省、武汉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双方协商决定，为了避免重复，集中专题；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前的部分，主要由《武汉文史资料》汇集选编；凡属武汉沦陷后湖北的各个战役史料，则由《湖北文史资料》选编刊出。

为了使读者在《湖北文史资料》中比较系统地概见湖北人民抗战军事全貌，特就陈诚当年发布的《半周战况》中的武汉外围战部份摘要综述，而成此篇，特供参考。

抗日战争进行到上海、南京相继失陷之后，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徐州打通津浦线后，其第三期作战计划，则为夺取武汉。因为武汉已是抗战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为敌人势所必攻；而我势在必守的战略要地。

敌分三路进攻武汉

敌人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是：一路直接沿陇海路西进，同时由亳州、阜阳、潢川向西截断平汉线，再向南越过大别山和桐柏山脉，而直趋武汉；一路沿江西犯，直逼武汉；其主攻方向着重于江南。敌人集中了二十二个师团，计六十万以上的兵力，分由大江南北两岸向武汉逼进。

安庆、马当相继失陷

敌军于六月十一日占领安庆以后，接着进攻马当。当时马当方面因为我戒备疏忽，处置不当，给敌人钻了空子，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陷入敌手。但敌军对九江却不敢贸然进犯，而在马当、彭泽一带遭到我军攻击，损失很大；结果只能保守马当、彭泽和湖口几个据点。经过近一个月的战斗，敌才乘隙由姑塘登陆；但进至沙河以后，即遭到我军坚强阻击。

九江附近南浔路的战斗，和瑞昌马头镇方面的作战，均随时随地予敌以重大打击。数日之间，敌虽极力向庐山以西地区南犯，但我阵地巩固、兵力雄厚，敌不但毫无进展，且处处遭我军袭击，损失甚大。七月三十一日，我军自南台铺、沙河之线向当面之敌猛烈反攻，即将纱帽山西北高地夺回，颇有斩获。午后，敌市川支队复协同骑、炮兵向我进犯，发生激烈争夺，敌未得逞，纱帽山高地，仍在我军固守中。八月一日，敌我仍在纱帽山南台铺北高地，经湖汉城、平湖岭至茶子山之线对峙，敌企图由纱帽山黄大脑向我左翼包围，经我击退，未能得逞。二日，敌因在沙河车站受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军之控制，不得南进，乃以主力绕向南浔路迤西、沙湖西北之赛湖南岸，冲入瑞昌县境，经我军迎头痛击，歼敌过半，其西犯阴谋粉碎。鄱阳湖西岸之敌，仍在姑塘数公里之庐山山麓，庐山及其以南地区，截至二日全在我掌握中。九江方面之敌，突破南浔路，窥伺武汉之企图，已遭重大挫折。

皖中、鄂东激战不已

七月三十日，敌以一师团之众，由皖中望(望江)松（宿松）公路大举西犯宿松，我军洞察其奸，在城郊东北高地预筑坚固工事，待敌来犯，伺隙出击。到八月一日即与敌在该方面发生激战，我军前仆后继，予敌重创，是役敌伤亡在两联队以上。后我军以宿松地处低洼，乃逐向宿松以西、黄梅以东地区转进；敌则由宿（松）黄（梅）公路分三路西窥黄梅，于黄梅城郊与我军相持。同时，潜山、太湖之敌，与我军在广峰寨、王家牌楼、芝麻潭、虎头岩和马石堰之线对峙，但我军乘虚出击，该敌颇呈动摇之势。而由太湖西犯二郎河之敌，其侧背受我威胁，有进退维谷之势。

八月上旬，宿松、黄梅西犯之敌，总数不下三联队。自我军由黄梅西及黄潜公路西北地区大举反攻后，敌受创甚巨，以不堪我军压迫，均纷纷退据黄梅、宿松城垣。因黄太间公路要冲之凉亭河、二郎河、花凉亭被我军占领，因此太黄之敌，首尾不能呼应，几陷于孤立无援之境。太湖方面之敌，七日增援大量炮兵，掩护其步兵进犯我枫香岭阵地，经我军予以痛击，弃尸数百具，狼狈退去。此时，我反攻部队已次第进展至太湖南之界石河，及其西北九龙岗、龙山宫、四面尖等要点。潜山西北之敌，则与我军在原阵地相对峙。四日，我军出击潜山东北余家井，曾击毙敌第一〇一师团联队长谷川幸造一名。

长江南岸袭敌致胜

八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在长江南岸南浔路正面之敌，经我军分由庐山及金官桥两路奇袭，敌仓皇向九江方面撤退，尤以十四日晚，我军在金官桥附近冲入敌阵时，敌不知觉，拼力厮杀，当场击毙敌小队长以下千余人，并夺获械弹军用品甚多。由港口登陆之敌，截至十三日下午，仍与我军在望夫山相持。十三日晚，我军开始分三路反攻：一攻丁家山，一攻马鞍山，另一路攻平顶山。三路同时出动，枪炮声、杀声震撼山岳，战况异常激烈。丁家山方面，十四日凌晨一时半攻至山麓，二时许进抵山腰，旋乘敌炮火间断之际攻克山顶。马鞍山方面，一时半恢复山头数个，敌退至最后山头，以手榴弹向我猛掷，我官兵前仆后继，奋勇冲杀，约半个小时将敌完全击溃。敌图穷匕见，乃施放毒气，致我官兵中毒者甚多；我军为了避免无谓牺牲，拂晓时复分三路撤退，固守蜈蚣山、周家垅之线。十五日，马鞍山之敌经我击退后，该山已为我军控制；并与盆地平顶、马鞍、望夫、丁家诸山之敌成对峙状态，战事渐趋稳定。惟有港口沿江堤进犯大树下之敌，十五日陆续增援，在飞机、舰炮掩护下，向我猛攻，我守军虽沉着应战，但以敌炮过于猛烈，我军牺牲过重，乃于午后五时许移至大树下西侧朱庄附近；至十六日仍与敌在大树下西侧朱庄对峙。

敌于占九江后，即在南浔路沙河附近被我阻止，无法跃过庐山，乃转移兵力向北岸宿松、黄梅地区进犯，当即遭到我军重大打击，且以江水泛滥，不能活动，仍回南岸向瑞昌进攻。但瑞昌城北险要重重，敌军知难得手，又改由港口沿江边向马头镇西犯。

长江北岸屡挫强敌

长江北岸之敌，因受江水泛滥影响，沿江西犯，已受挫折，因而战事渐趋沉寂。十五日，我反攻部队继向黄梅进攻，在黄梅西北商河桥、柘林铺之线与敌展开激战，敌势不支，乃由宿松调千余兵力应援，向我军左侧背迂回，致柘林铺一时被敌占领，

旋我又截击迂回之敌，卒将柘林铺再度恢复，敌伤亡过半。惟孔垅镇方面之敌约二千人，分乘汽艇由咸湖经摺港向黄梅金钟铺增援，有会合黄梅，企图西犯模样；潜山、太湖一带之敌，日来时以小部队进犯，均被我击退。但刘家铺、银玉塔、小池驿附近，有敌密集部队甚多，并不时炮击我阵地，亦有西犯企图。

港口方面上陆之敌，二十一日拂晓由赤湖东岸向我全线总攻，双方展开血战。敌军两千余人在敌舰和炮舰掩护下，分两路向我周家垅、蜈蚣山一带进犯，我军利用优势地形，奋勇迎击，肉搏数次，激战至午，敌仍未越富池一步，敌旋施放毒瓦斯，我阵地附近之森林洼地，顿成深兰色，我官兵中毒者，均头晕流泪，喷嚏欲呕，同时敌以猛烈炮火，向我阵地集中射击，敌机又低飞狂炸，掩护其步兵冲锋，我守军伤亡颇多，苦战至午后二时，自动撤至曹家山，钻天山，戴家垅之线。二十二日，当面之敌逐次增加三千余，在其炮火掩护下，复向我钻天山、戴家垅之线攻击，我官兵浴血抗战，毙敌甚多；后敌以主力续向我卓山、陈家山一带阵地进攻；另以一部由安成桥向我天子山猛攻，经我军以机枪，迫炮阻击，激战六小时，敌不支向东北方向溃退。同日，敌复以飞机大炮及烟幕掩护，向我乌龟山阵地猛攻，混战半日，敌无进展；于是敌又施放毒瓦斯，迫使我军退至瑞昌北之牯牛岭、武山一带，与敌对战。

九江方面之敌因南攻南浔、西犯瑞昌俱未得手，乃变更战略，在鄱阳湖大肆活动，于二十一日集中步炮约一混成联队，向星子西北猛犯，同时敌舰驶至星子附近，集中炮火向我沿岸轰击，展开激战。我军浴血迎击，曾为数小高地争夺达五、六次之多，敌死伤过半。后敌在星子城东北之马头湾、城东之王爷庙，分别强行登陆；同时十楼镇南犯之敌，已进至星子城北，三面夹攻。此时，我城内守军，以腹背受敌，且城垣突出湖中，三面临水，地形上无死守价值，故经数度肉搏战后，于二十二日拂晓退守城外高

地，敌我在星子西玉笏山、牛头山一带高地对峙。

鄱阳湖之敌，既占星子，更复西犯，似有进犯德安、截断南浔路，威胁我侧背之企图。但星子以西至德安一带，崇山峻岭，形势险要，敌人前来不啻自投罗网。赤湖东北两岸进犯之敌，其目的似欲由赤湖东岸沿九、瑞公路夺我瑞昌，其由赤湖北岸西犯之敌，似在威胁瑞昌之侧背，并一面沿江西上，以武穴对岸之马头镇为进攻目标。

迩来江北之敌，由水陆两路不断增援，似在集结兵力，继续西犯。敌我仍僵持于潜、太、宿、黄间，前线战线沉寂。黄梅之敌有转向六安、霍山方面进犯之企图。

在长江南岸、瑞昌之敌，连日沿瑞马、瑞阳公路向西北进犯，企图北取马头镇，西窥阳新；但经我军迎头痛击，予以重创。九月七日敌欲占领我阵地前若干突出据点，以减轻其被包围之危险；乃以主力猛攻我龙山及亭子山两地两侧之红头岭、张家山各高地，另一部攻我右翼之蛤蟆洞，均经我击退，敌伤亡甚大。八、九日，敌以攻势受挫，未敢轻于再犯，全线战况转趋沉寂。自九日晚起，敌复集中全力向我尖山坡阵地进犯，势甚凶猛，当被突破，我转移于尖山坡以西之狮子山、磨刀山阵地。十日敌人继续来犯，向我磨刀山猛攻，意欲突破该地，直捣亭子山侧背，我军奋勇迎击，激战彻夜，双方均有损伤。后敌援军不断增加，我军尽最大努力，彼此争夺冲杀，战况之烈，前所未见。结果狮子山、磨刀山、大凤山被敌占领，我退守马鞍山和尚脑之线与敌相持。十一日，敌倾全力向我左右两翼猛扑，并使用大量毒气，我守军中毒，牺牲惨重，不得已退守太阳寨一带线与敌对峙。敌沿江炮舰，连日不断驶至大龙山、乌龟山活动，并不时向码头镇一带炮击，但经我炮兵还击，击伤敌舰数艘，即行退去。

南浔路正面战事，自泯山失守、马回岭被扰后，已进入紧急阶段，但因数日之努力，我马回岭部队与泯山部队取得紧密联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造成反包围态势，战局已趋稳定。九月七日，敌分三路向马回岭以东金林桥、福山、塔山进犯，均经击退，毙敌甚多。惟东孤岭方面敌我战斗甚烈；七日傍晚，敌以飞机大炮向我东孤岭轰击，并施放烟幕毒气，我官兵口鼻流血，不少壮烈牺牲。八日晨，敌复施放毒气，向我猛攻，我军不顾一切，前仆后继，与敌肉搏厮杀，牺牲惨重，以致敌久攻不下之东孤岭遂陷敌手。九日，敌我激战西孤岭，有敌一部窜至滥泥塘附近，将我守军包围，旋经我派队驱逐。十日上午，敌又施放毒气，掩护步兵猛冲西孤岭，我军沉着应战，固守原阵地。十一日晨，敌分三路来犯，一路由东孤岭袭我正面；一路由流金山袭我右翼，发生激烈争夺战，西孤岭失而复得凡三次，入夜仍在激战中。我援军源源开到，即将予敌以沉重打击。

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长江北岸固始富金山方面，激战甚烈，尤以富金山为最。敌之十三师团于十日藉机炮之掩护，更番向我富金山反攻，我军在枪林弹雨下，沉着应战，拼命抵抗，歼敌达四千以上，敌二十六旅团长长治得重，被我击毙。旋敌孤注一掷，施放毒气以泄愤。我军为避免无谓牺牲，乃转移阵地，富金山遂陷敌手。十二日，武庙集附近，忽发现敌之一部二千余，敌我正激战中。由固始西犯之敌，除一部向上油岗方面进扰外，主力仍沿公路胡族铺、春河集积极向潢川进犯，我军迎头堵击、杀敌甚多；现正在黄岗寺激战。敌之企图显系夺取潢川，进略信阳，以遂其迂回包围武汉之惯技。但我已洞悉其奸，各方面已作周密部署。

黄广战役予敌重创

黄梅、广济之敌，连日经我包围扫荡，其伤亡已达万人之多；敌之第六师团，经此重创后，实已精疲力竭，刻正固守以待援；反之，我军士气则异常旺盛，乘胜余威，已将敌之大部压迫于广济东南之泛滥区，其残留在城西四顾坪山之一部，完全被消灭；我军已迫近松杨桥。向广济东北反攻之我军，先后占五峰山，卓

木尖等高地，广黄间交通要点之双城驿、大河铺、荆竹铺等处，悉在我控制中，已将敌切成数段，敌首尾既不能相应，突围又不可能，不啻瓮中之鳖，我各路军正包围聚歼。

长江南岸瑞昌以西之敌，十一日与我激战后，十二日复以全力向我全线总攻，如太阳寨、老鼠冲、和尚脑、雀儿屯一带，均有激烈之战斗，尤以我左翼之十八坡、人石岭方向为最烈，敌以攻击不得进展，乃大放毒瓦斯，以致我官兵伤亡甚众，即将十八坡、人石岭阵地放弃，退守富山、合连山之线。沿江之倪湾铺附近，是晚有敌数百在该处登陆，向西进犯，当与我军在冯家墩、酱村之线接战，敌无进展。十三日晨，在富山、合连山之我守军与约二千之敌发生激战，卒以受敌毒瓦斯之牺牲过大，乃退守宝山、鸦头山，与仙姑台、望府山之敌对峙。同时太阳寨、笔架峰、陈家坳、前门脑一带阵地，敌亦向我猛攻，我军奋勇迎击，与敌激战，伤亡过重，以致陈家坳、前门脑阵地被敌突破，厉家山、雀儿屯亦相继失守，惟倪湾铺登陆之敌，虽进攻三次，被我军击退。沿江方面，敌舰艇不时驶至乌龟山以西江面炮击我马头镇，大有协同瑞昌北犯之敌，夺取马头镇之势。十四日，我北山太阳寨之阵地，因受敌猛烈攻击，我守军转移至马鞍山、老虎头阵地，此时，我大批援军已陆续开到，即将予当面之敌以重大打击。

南浔路正面之马回岭及西侧之泯山一带，数日来无战事。惟星子方面敌近日增援部队甚多。十一日，西孤岭之争夺依然激烈。十二日，敌第二次猛攻西孤岭，并使用大量毒瓦斯，战斗之烈，前所未有，我军伤亡虽重，但仍固守阵地。我军并于是日收复华龙山，毙敌甚多。其窜至表家坂之敌，亦被击退，惟以敌之炮火猛烈，且以敌屡用毒瓦斯，我官兵牺牲惨重，是晚乃退与华龙山高地与敌对战。十三日，马回岭以东之敌，仍与我对峙。泯山大屋之敌，向我猛攻，被我击退，敌伤亡甚重。十四日，敌向归崇寺阵地进犯，即被我击退。

敌军攻占富池口

敌第六师团主力，旬日来在我田家镇要塞前进阵地之铁石墩、松山咀、骆驼山等处，迭遭我大军打击，伤亡惨重，锋锐业已顿挫；九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敌向我甲湾、鸭脚垅一带阵地猛攻，我军当即予以强烈抵抗；加之铁石墩、松山咀等要点，又被我北面南下部队袭击，截断其后路，敌受严重威胁，已陷于首尾不能相顾困境。松山咀以南之高地仍为我军扼守。二十五日，敌以飞机十余架，轮流不断向我军阵地各要点轰炸，我工事破坏甚巨，正面之敌，遂又大举来犯，往返冲锋十余次，战况至为激烈。同时武穴之敌，亦向崔家山进攻，我军迎头痛击，敌又狼狈退去。至二十六日止，敌我主力仍在马口湖与黄泥湖间鸭脚垅一带激战。

瑞昌以西之敌，连日沿瑞（昌）阳（新）、瑞（昌）武(宁)公路积极西犯，以图夺取阳新。二十一日，敌以一部攻我百迭山一带前进阵地，以主力攻青峰岭附近，并施放毒气，我军奋勇迎击，往复冲杀，将进犯之敌击退。是日下午，沿瑞武公路进犯之敌，有一部窜至幼山一带，与我激战其烈，敌受重创。二十二日晨，敌向我柘港附近阵地猛攻，我军迎头堵击，敌未得逞。二十三日，我以精锐部队反攻朱婆山，夺回小高地，并继续攻击。二十四日，敌占木港，续向阳新南之凉亭进攻，我军奋勇阻击，敌未敢冒险前进。马头镇江面，敌舰增至四十余艘，正积极扫雷上驶。富池口方面情势危急。二十五日，富池口被敌占领，敌舰已进至富池口江面。沿瑞阳公路进犯之敌，与我在柘港、凉亭间激战。

南浔方面：西孤岭之敌，不断向我攻击，并攻击隘口附近阵地，均被我击退。同时，我袭击星子西至玉筋山一带之敌，与敌发生激战，敌猝不及防，人马狼狈逃窜，毙敌甚多。马回岭方面，敌在茨巴岭附近构筑工事。二十二日，敌以机炮不断轰击我隘口街、华龙山一带阵地，并连续向我金鸡峰猛攻，我军分头迎

击，激战一昼夜，敌未得逞。二十三至二十五日，敌仍不断以小部队向我攻击，均经我击退。

沿瑞阳公路进犯阳新之敌，自二十八日在白门楼附近被我打击受挫后，除在阳新对岸架桥，企图渡河外，尚无积极动作。柘港以西之敌，连日在石桥、老虎洞一带，与我激战甚烈。富池口方面之敌，屡欲渡河进犯，均被我守兵及炮兵击退。田家镇方面之敌，其主力似已转向南岸富池口，有增援阳新模样。瑞武方面，敌以约一师团兵力，沿瑞武公路以及以南地区，分头进犯，连日在上坳山、火炎坳、马塞山，麒麟峰，白水街、杨坊街一带，与我激战。麒麟峰、白水街、杨坊街要点，仍为我占领，敌向马塞山、火炎坳溃退，我正向该敌攻击中。又有敌之一部，由冯家铺至何家山附近，经我三面包围夹击，已将其一部解决，残敌突围向冯家铺逃窜。南浔方面，马回岭战况沉寂，惟由星子西犯之敌，连次向我全轮峰、三角尖等高地猛攻，我军奋勇迎击，毙敌甚多。敌欲冲破隘口，会合南浔路之敌进攻德安之企图，被我粉碎。

田家镇被敌攻占

在长江北岸：广济田家镇方面，二十九日敌分东北南三面围攻我要塞，经我守军予以打击后，分向要塞西北高地转移。但敌兵舰仍在要塞东游弋，正从事扫雷工作，我正严密监视。广济方面，我军现仍取攻势，目前广济西北南一带高地，均为我军所控制，敌正加强城郊工事，似有固守待援模样。

半壁山战斗惨烈

长江南岸敌自攻占我富池口后，即不断以海空联合掩护舰艇，企图在六步墩、半壁山间强行登陆，及在富池口架设帆布桥强渡；经我守军沉着迎战，击沉敌舰艇多支，伤兵舰数艘，敌未得

逞。十月四日晨，敌复大举进犯，以敌舰二十余艘掩护汽艇六、七十支，载敌兵五、六千，在上下水口、六家墩登陆，同时以机炮猛烈轰击，与我血战于半壁山下。由于敌之炮火猛烈，我阵地尽毁，以致半壁山陷于敌手。是晚我转移至西北之盛家河、柯家湾之线。该敌仍在继续增加，似有绕袭阳新侧背之企图。阳新方面敌我仍隔河对峙，除间以炮兵互相射击外，敌未敢轻动。四日，敌以一小部企图在宝塔下登陆，被我守军击退。阳新南栢港之敌，三日经我某部奇袭，一举攻克；并继续由东向西攻击，已到达郑坳尤附近，敌已陷腹背受敌之险境。惟窜至排市方面之敌，连日与我激战甚烈。五日，敌由排市老虎洞向我猛攻；仰天窝前进阵地被敌突破；我退守李家湾亘大王尖之线，与敌对峙。瑞武方面：右翼何家山、万家岭一带之敌，二日经我歼灭大部后，三日敌增援至三个联队，我军由东西南三面包围夹击，展开激烈血战，双方死伤惨重，敌我仍在鏖战中。左翼，敌我仍在瑞武东西两侧之桃花岭、望同崖、上坳山及杨扶尖、火炎坳一带高地激战，彼进此退，屡得屡失，争夺最为激烈。四日敌占罗盘山后，并以一部分窜扰箬溪，箬溪当晚失守。我正对该敌堵击。又路西马鞍山之敌，有一小部窜至屏眼山，我亦派队堵击。总之，阳新以南之山岳战，日益扩大，每一山头之争夺，敌非付出重大牺牲，我决不轻易放弃，而敌则有一举略取阳新龙港，西窜咸宁，截断粤汉路之企图。三日，隘口方面，敌以步兵二千，在机炮掩护下，向我隘口两侧猛攻，我军奋勇迎战，结果鹅公包之役，敌两大队被我包围，毙敌大队长一名、中队长两名、敌兵四、五百；三角尖之役，毙敌大队长以下官兵六百余，俘敌甚多。

敌占圻春沿江西犯

沿江跃进之敌第六师团，先后在广济田家镇受我军严重打击，损失甚巨，难以西犯。四日，敌骑一部，经周家铺侵入圻春县

城，但城郊要点仍为我军固守。田家镇、武穴之敌一部，已转至南岸富池口方面。至于广济西北方面，敌我仍在松杨桥附近僵持。

敌在长江南岸攻陷半壁山后，即协同海空续向西犯。十月六日至九日，敌我激战于马鞍山、煤山、黄金山一带高地。马鞍山、煤山相继失守。敌舰亦由半壁山溯江而上，已驶至沸源口一带，藉机炮烟幕掩护，企图沿江登陆，直冲武汉。我沿江配备严密，当予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阳新方面，西窜排市南北之敌，日来图渡富水西犯，六日，分在华塘、排市、李家湾等处企图渡河登陆，经我守军痛击，除华塘有敌一部渡河成功外，余均被击退。排市西南之李家湾、东山阵地，被敌突破。瑞武公路之敌，其主力已向阳新方面移动。盘据广济、田家镇、圻春一带之敌第六师团，自攻陷田家镇要塞后，改取守势待援。近来陆续有援兵由黄梅向广济输送，正积极准备西犯，以期与南岸敌军齐头并进。

豫南方面由商城南北之敌第十三师团，亦向我新店以北右翼阵地猛攻。八日拂晓，敌施放毒气烟幕掩护步兵冲锋，我军奋勇迎击，坚守阵地与敌对战。沙窝方面之敌第十六师团，以全部投入战斗，图作最后一逞，敌我正在沙窝西北高地展开激战。罗山西犯之敌第十师团，与我在信阳地区柳林一带对战。

武汉在敌军三面包围中撤守

战事进行到十月中旬以来，敌人节节逼近武汉，逐渐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我军在尽到大量消耗敌军的最大努力之后，为保存继续抗战的力量以利再战，于十月二十五日自动撤出汉口；二十六、二十七两日，汉阳、武昌亦相继奔守。

（本刊编辑室根据汉口《新华日报》报导摘编）

回忆保卫武汉之战

陆诒*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出动其海陆空军全力进攻武汉之际，我作为汉口《新华日报》的战地记者，奔走大江南北前线，参加保卫大武汉的战斗。我对当年奋战在武汉外围的抗日将领和战士，对湖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至今怀着深厚的感情。追忆往事，心情激动，不能抑止！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为保卫我们的神圣领土，浴血抗战，前仆后继，写下这一段光辉的历史。

日军先攻占安庆，然后渡江西上。六月二十五日即突破马当封锁，占领马当要塞，接着彭泽失守，湖口紧急。当时江北岸的黄梅、宿松、太湖等地尚在我军手中。我在六月底到江北的武穴，再搭军用卡车到广济。从广济到黄梅与宿松，公路虽通，但无车可搭，只能靠徒步行军。沿途，大军过境，络绎不绝，有的从前线调回后方整理，有的从前方开往前线。若干部队纪律欠佳，常勒令当地县长要民伕，要不到就拉，又要给养，要不到就抢。敌军离此尚有几百里，但城乡居民早已逃避一空。地方秩序不安定，人心惶惶。我在太湖县境始遇见二十军军长杨森将军，

他的部队从安庆撤退下来，奉命调赴江南战场，因为江南我军守备兵力太薄弱了。

我在七月二十五日，转赴长江南岸前线。从武昌搭军车赴鄂城，有一段公路竟被地方当局下令破坏，不得不下车步行。我看到当时主管战时交通运输的俞飞鹏和他的随从人员也在前面步行，就好奇地问他："什么人主张先破坏公路？"他苦笑着说："只有天晓得！敌军远在江西战场，湖北境内就先破路，这种混乱局面之下，怎么能保卫大武汉？"言下，不胜愤慨！从大冶到阳新，我们在旅途中，一面修路，一面行车。

到达阳新县城，这是一个中等城市。原有人口六十万，经过连年内战，死亡了二十万人，如今市面肖条，满目创痍。在当地看到大批伤兵傍徨街头，无人收容。县政府忙于办兵差，县长向我们叫苦。一天之内要找民夫四千人，叫他怎么去找。他诉说，当八十一师过境时，因找不到民伕，竟把修筑军用飞机场的民工都拉跑了，什么军队纪律、地方秩序，都不在话下。

二十七日，我坐船出阳新湖沿江东下，又在武穴登陆。当地频经敌机轰炸，已成为一片焦土，无法住宿，连夜渡江至马头镇，开始进入江西省境。翌日搭军车至瑞昌，城内经过敌机狂炸，很难找到一座完整的房屋。一位伤兵棲身于残垣断壁间同我谈话，他控诉当地伤兵医院院长，当敌机第一次轰炸后，即召集伤病员讲话，不问轻伤和重伤，一律发给转院证，强迫他们自力更生转移到后方，而院长本人即坐小汽车溜之大吉。该院长这样残酷无情地对待抗战中负伤的将士，实在令人发指！

我在瑞昌西部，访问了山东韩复榘部下的孙桐萱军长，他坦率地告诉我："九江失守以后，我军奉调来守瑞昌。北方部队初到江西，水土不服，又染上恶性疟疾，全军病员竟有三分之二。我们都愿意效命疆场，浴血抗战，但此刻使我坐视大部分病员因缺医少药而丧失战斗力，这是非常痛苦的事。切盼后方支援送药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